



徳川家康

07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徳川家康

— 1 —

德川家康

07

〔目〕

山冈庄八 著
王维幸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 二〇〇九



目 录

一	二战长筱	1
二	贞昌御敌	24
三	死士赴死	42
四	联军设伏	59
五	设乐原之役	73
六	三年蛰伏	83
七	逼死菖蒲	96
八	山雨欲来	118
九	罪状十二条	131
一〇	德川救子	146

目 录

一一	流放信康 -----	164
一二	铁汉柔肠 -----	178
一三	杀筑山 -----	191
一四	信康之死 -----	204
一五	武田亡音 -----	221
一六	再战高天神城 -----	234
一七	四面楚歌 -----	251
一八	武田败亡 -----	269

一 二战长筱

天正三年，甲府，春意尚浅。四周的山脉连绵不断，山坳里残雪若隐若现，院子里结满了霜柱。武田胜赖踏着霜雪，巡视集结在城内外的官兵。在他看来，这支部队兵强马壮，绝对可靠。

胜赖在城内外巡视了一圈，回自己的房间。法印和尚板坂卜斋一直紧随其后。胜赖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真没想到，这次出兵，前景居然如此好。”

“全凭主公洪福齐天。”以前一直给信玄做随从，而今又给胜赖做侍医的卜斋在一旁笑答。

“说实话，我听说德川家康把奥平九八郎贞昌放到长筱城，还真不能麻痹大意。”

“主公高见。”

“可是，现在的形势却与我当初的想法迥然不同。”胜赖迎着朝阳，兴致勃勃，俊秀的脸上现出追梦者恍惚的神情，“逃到淡路由良的足利义昭公急令我入京之前，我还真没把区区家康放在眼里。”

“是啊，没想到居然变成了进京大战。”

“是啊，这可是先父毕生都在渴盼的进京大战啊！”

“令尊大人定会含笑九泉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！将军义昭公不仅给家康发去了讨战檄文，

还给家康生母的兄长——刈谷城主水野信元，以及越后的上杉，都发了檄文。义昭公早就想跟我和好，然后一举西上，消灭信长，重振天下。当然，我也不能对此抱太大希望。可是，对于这些密使，应该心里有数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，足利将军也是我们强有力的盟友。”出生于京都的卜斋当然把进京的夙愿全部寄托在胜赖身上。因此，这次出兵，他暗地里非常赞同。

“没错！听说本愿寺、比睿山，还有园城寺的人，都等着咱们西征呢。”

“听说京都那边的将军还特意派智光院赖庆出使上杉家。”

“不错！”胜赖用力点了点头，“这还是我从中斡旋的。如果上杉、本愿寺和我武田氏联手，定能杀得家康屁滚尿流。”

“可是对上杉那边的防备呢？”

“这个万无一失。只要咱们不和一向宗僧兵在加贺越中结盟，上杉不会攻进一兵一卒。他们早就发誓了，而且……”说着，胜赖眯起了眼睛，“冈崎那边用了苦肉计，早就作好进城的准备了。哈哈，没想到原本打算进攻长筱的战争，竟成了尊奉先父遗志、瓜分天下的大战。”他无意中往自己房里一瞥，不禁皱起眉头。原来，在他巡视之时，重臣宿将们早已聚集到议事厅了。

“你们有何事？”胜赖故意提高了嗓门，大步迈上台阶。他当然明白众人的来意。时至今日，重臣们还想阻止这次出兵。这使得胜赖深感不快，几近无法忍受。“不是早就议定了吗？尔等还有何疑虑？”

说着，胜赖瞪了叔父逍遥轩一眼，又瞥了一眼山县三郎

兵卫、马场美浓守、真田源太左卫门和内藤修理。长坂钓闲和小山田兵卫悄悄地坐在后排。

“三郎兵卫，为何沉默不语？各路先头部队都已派出了使者，主力部队当然不能落后。”

“主公说得是，只是……”源太左卫门终于开口了，“听说德川命令九八郎的父亲奥平贞能带领小栗大六去岐阜商讨援兵……”

“这个我早有预料。明摆着，信长定会分兵三河。若不然，他攻入美浓则有后顾之忧。未雨绸缪，这一点他不会想不到。”

“恐怕……”小个子三郎兵卫一下子直起腰来，膝行到众人面前，“在下想斗胆问一句，主公如何看待火枪的威力？”

“你担心咱们的火枪比敌人少？”

“探马回来说，信长正全力加强火枪营的兵力。”

“哈哈，”胜赖笑道，“三郎兵卫，说起火枪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又得点引线，又得装子弹，用起来特别麻烦。碰到雨天，就更不好使了，还没等子弹装上，敌人早就冲上来杀得你七零八落。所以，当他们准备好火枪时，咱们就等到下雨时再去袭击。这不就行了嘛。”

“主公，我也想说两句。”长坂钓闲道。钓闲私下里属于主战派，却跟在大家后面，装出一副赞同的样子，胜赖对此深感奇怪。

“直言不讳是先主以来的老传统，因此，请恕我冒昧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去年，我军一举拿下高天神城，凯旋而归，在甲府大摆庆功宴之时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高坂弹正大人手捧酒杯，对着我簌簌落泪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他悲痛地说，那是武田氏灭亡之酒。”

“什么?!”胜赖双目一下子冒出火来，“高天神城先父屡攻不下，却被我一举踏平，这竟成了灭亡的先兆？”

“主公所言极是。虽说您拿下了连先主都没有攻取的城池，却内心骄傲……后来，有高坂、内藤二人不断进言，余者亦无须多言。我只是希望主公从谏如流，并且将其作为传统，牢记在心。”钓闲当然还是主战派，他这样说，是想反过来煽动一下胜赖而已。

胜赖强压怒火，瞪了钓闲一眼：攻取连父亲都未攻克的高天神城，是父亲死后自己唯一值得骄傲之事。有人居然把它说成武田氏灭亡的先兆，无疑表明此人对父亲的无比思念和敬慕，却是对自己的侮辱和不信任。然而钓闲还让自己牢记在心。不用钓闲提醒，也没有比这更烦心的事了。“哼，”胜赖强压怒火道，“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为了我武田氏着想，我不怪罪你。”

胜赖的所有想法都在钓闲预料之中。“总之，这帮人……”钓闲接着说道，“我建议主公可以先跟织田、德川议和，然后再向东进发。具体而言，就是把东美浓让给信长公之子御坊丸，把骏河的城东郡让给家康同母异父的弟弟久松源之助，让他迎娶您的妹妹，我们再掉过头来进攻小田原，才是上策。”

“钓闲，别说了。小田原是我夫人的娘家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正因如此，这次西进，大家才有不同意见，

如果不能说服所有人，将会大大影响我军的士气。”

突然，胜赖拿白扇狠狠敲了一下坐垫，全场鸦雀无声，钓闲也连忙闭上嘴。

“知道了！主意不错！”胜赖苍白的额头上青筋暴跳，脸像刚出浴一样绯红。他来到廊边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大声朝板坂卜斋嚷道：“你叫人到宝库去，把諏访法性甲冑和家传的旗子给我拿来！”

卜斋答应一声，正要起身离去——

“主公！”三郎兵卫单腿膝行一步，说道，“且慢！甲冑是武田家几代家传的宝物，就连先主在世之时都不敢轻易动一下，主公……”

“住口！卜斋，快叫人去拿。”

“遵命。”卜斋再次起身。其余的人则像僵了一样，死一般沉默。大家都知道这宝物的厉害。说到要请出此物出战，就意味着主人已经铁了心。如再多言，甚至连脑袋都可能不保。这些都是代代相传的。今天胜赖命人去取宝物，就是想表明他力排众议的决心。

满座的人一开始还劲头十足，这会儿却都蔫了下来。只有长坂钓闲一人不怀好意地扫了大家一眼，道：“大家的心情，我十分理解。”脸涨得通红的胜赖也垂下了头。

“这是主公一生难得的好机会，还请大家成全，让主公完成先主的遗志。什么三河、长筱城，主公一击即溃，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。所以，还希望大家保留意见，帮主公一把。”这时，从一个角落里传来了啜泣声。大家看去，只见一个人正在用手背悄悄地擦着眼泪。不是别人，正是长得和信玄几乎一模一样的逍遥轩。

当武田氏的大队人马在胜赖的率领下，浩浩荡荡地从甲府出发的时候，正值二月底，桃花含苞，樱花绽放。

胜赖先有意造成佯攻的假象，一面调长筱城原城主菅沼一族的兵马向东三河移动，一面向西边的武节大道进发。胜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绝好的机会，想成全自己，只能拿出家传宝贝来使老臣们服从。

其实，大贺弥四郎勾结胜赖，准备迎其进入冈崎城的阴谋，这时早已被发觉，只是密信还没送到胜赖处。原来，弥四郎有一个同伙小谷甚左卫门，该人已经游过天龙川，逃到了武田的领地。只可惜此人潜入甲府时，胜赖已经出了城。

跟去骏河、远江的路不同，队伍的右面就是木曾山脉，大队人马在山坳里行进，而且带了大量军需物资，因此走得格外慢。翻过蛇峠山，从浪合去往根羽的途中，山樱花像从山谷里溢上来一样，漫山遍野，格外迷人。

“进入武节便有吉报。”在和合川边，正在喂马的胜赖突然冒出了一句。

不管敌人从哪里出兵，自己这方的意见已经统一，胜赖对此很满意。他正在做一个美梦，梦想着趁家康不备之际，一举攻入冈崎城。队伍在一个细雨飘零的日子抵达了武节附近的稻桥。空气中洋溢着浓浓的春日气息，雨脚细如绢丝，行军的伤感和天地的柔和交融在一起。

“报。”细雨中，胜赖驻马等候报告，却见旗本大将小山田备中守昌行面露难色，来到面前。

“怎么回事？脸色不对啊。武节那边派使者来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说着，备中守来到胜赖座前，单腿跪地，低头

稟道，“刚才，属下的士兵抓到一个形迹可疑之人，那人说有件奇怪的大事想报告主公。”

“奇怪的事？武节城里的？”

“不，是冈崎城。他说在冈崎城郊外，一个叫大贺弥四郎的人被活埋，脑袋被锯裂了，他亲眼所见。”

“什么，大贺弥四郎？”

“是的。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是谋反罪。那人信誓旦旦。”

“叫他过来。”

被胜赖这么一催，备中守才回过神来，立刻奔了开去。

“把那人拽过来。”远处的杉树底下，一群士兵正蜷成一团避雨。备中守冲他们一喊，一个年轻武士答应一声，跑了过来。被带过来的男子六十出头，打扮朴实，看上去有点儿傻，是个胖乎乎的小老头。

“你从冈崎城到此何干？”

“小人和女儿、外孙就住在前面的根羽，出来卖棉籽，卖完了，便回来了。”

“那为何在此鬼鬼祟祟，偷看我们的兵马？”

“不不不，小人哪敢偷看……”老人看上去真是吓坏了，“我从这边走碰见将军，从那边过也还见到将军，可把我吓坏了，于是就瘫倒在树旁了。”

备中守看了胜赖一眼，听候他的发落。

“将军大人，根羽那边是不是打起仗来，被烧掉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胜赖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头，答了一句。

“请恕小人冒昧，从围幔的花纹上看，我知道您是武田家的人，敢问将军尊姓大名？”

“若我不告诉你，也不让你通过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“大人，请发发慈悲，我女婿在乱战里中流箭死了，留下两个外孙和我女儿……女儿从那以后一直疾病缠身，我要不干活，孩子就得饿死……”

“老头！”这时，胜赖终于现出一副相信对方是乡巴佬的样子，问道，“你在冈崎城外看见了什么？你是不是看见被锯了头的犯人？”

“是，是是，小人自从看了那恶心东西，每次吃饭都想吐……”

“那个人长什么样？把你看到的如实讲来！”

“是。哎……那个人脸肿成青紫色，脑袋被路过的人踢来踢去，额头上的皮掉了，嘴唇被割得像炸开的石榴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他大声求我们救他，说要是把他从那个坑里给挖出来，以后怎么样都行。还说他是三河的什么什么官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那么厉害的武士，居然像婴儿一样哇哇大哭，谁信啊！”

“好了，那人叫什么？”

“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什么大贺弥四郎恶人之类。”

胜赖额头上不觉渗出了冷汗。“备中，速派人调查真相。查清之前，先把这个人关在城里。”

“起来！”备中说着，把老头拉了出去。

“将军大人，小人说的句句属实……”

老头被带了下去。雨依然在下，淅淅沥沥的，好像要把树木的嫩芽剥开似的。山谷和溪流间，像流溢着加热了的乳汁，弥漫着一层雾霭。

“弥四郎居然暴露了。”胜赖叹了口气，像只受伤的老鹰一样环顾四周。战魔对胜赖可真是太苛刻了。大贺弥四郎被处死对甲州军来说，决非小事一桩。正因如此，胜赖应该冷静下来，再仔细研究一下作战计划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为掩饰内心的狼狈，胜赖故意夸张地对众将说：“弥四郎的死无足轻重，他活着还是死了的区别，只在于是冈崎城先破还是长筱城先失守。”

这样一来，有必要立刻进入小城武节，商议军情。

既然弥四郎做内应一事已经暴露，说明冈崎城内已经作好了准备，因此，决不可麻痹大意。一旦攻城战开始，如不能在一日内攻下，甲州军就会受到西边的织田援军和东边的德川军的两面夹击。

“冈崎不是问题，我们应掉转矛头，踏平长筱城。”

“因此，刚才发生的事也并非毫无意义。他们以为我们的主力要攻打冈崎，因而减少攻打长筱的人马。”这就是善于狡辩的胜赖的逻辑。

说话之间，长筱城的地图在大家面前展开。山城建在丰川上游、大野川和泷泽川的交汇处，堪称天险。河流交汇的正面悬崖上是野牛门，还有一架细长的索桥，此处称为渡合口。西北面是本城，本城正对着的左边是弹正苑，后面是带苑，再后面则有巴苑、瓢苑相连。家老的府邸位于弹正苑外面。城的正门在西北方，后门则在东北方。

因此，要想一举击破长筱城，南面得从渡合口发起进攻，西面需隔河骚扰，东面则应隔着大野川，以鸢巢山为中心，从中山、君伏户和姥怀等处展开攻势。前后左右，所有地方的情况都议了一遍。

“我军主力应放在何处？”小山田备中守问道。

“城北药王寺山。”胜赖不假思索地答道，“留三千预备军驻扎在那里，你来指挥，如何？”

大家本以为胜赖会把先头部队放在野牛门，现在放下心来。马场美浓守问道：“那么，全军分成几部？”

“全军共分为北、西北、西、南、东南和主力六部，如何？”

“恐怕……”山县三郎兵卫添了一句，“我认为除此之外，还应再加上机动部队和殿后部队，共分八支比较合适。”

“机动部队？你觉得在地势险要的山谷里，机动部队能如愿发挥威力？”

“但此乃兵家常识……”

“知道了。那么，谁来指挥？”

“可让山县三郎兵卫、高坂源五郎在有海村一带相机而动。”

“有海村？”胜赖额头青筋暴跳，“三郎兵卫，你这家伙，一开始就缩手缩脚。你就等着吃败仗吧！”

被胜赖一骂，山县不禁瞠目结舌。

看到山县着急，胜赖却又笑了起来，“哎，只是说笑而已。你估计长筱城现在有多少兵力？”

“估计有五六百人。”三郎兵卫冷冷地答道。

“不过区区五百人，而我们却调集甲、信、上三州兵力。万一失手，不被后人笑话才怪。好！你和高坂源五郎带领机动部队，殿后部队则由甘利三郎四郎、小山田兵卫、迹部大炊助三人率领，共两千人马，随时候命。”

“主公能够迅速、果断地采纳属下的建议，实在难能可贵。那么，请您部署进攻部队。”

胜赖知道军心事大，便假装爽快地答应了。商议的结果，大家一致同意：先踏平长筱城，然后在长筱和吉野之间全歼火速赶来支援的德川军，最后再痛击织田军。

城北的大通寺山，武田左马助信丰、马场美浓守信房、小山田备中守昌行率领两千人马；城西北的正门则由一条右卫门太夫信龙、土屋右卫门尉昌次率领两千五百人马；城西的有海村则由内藤修理亮昌丰、小幡上总介信贞带领两千人进攻；至于城南野牛门，则由武田信廉入道逍遥轩、穴山玄蕃头梅雪、原隼人昌胤、菅沼新三郎定直率两千兵丁防守。城东南方的鸢巢山由武田兵库助信实任总指挥，和田兵部信业和三枝勘解由左卫门守友领一千人。再加上主力军三千，机动一千，后备两千，定把长筱城围个水泄不通。

第二天，大贺弥四郎被处决的准确消息传到胜赖耳中，武田军终于改变了行军路线，开始向长筱进军。

另一方面，长筱城的防御工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把父亲贞能送进冈崎城，独自一人留在长筱的奥平九八郎此时正指挥人马，在大通寺山对面修筑防御工事。

“如果甲州大军杀来，这些工事到底能不能顶得住？”

“听说敌人怎么也得有两三万人马。”

“咱们城里顶多只有二百五十名武士。我心里实在没底。”

看到搬运土石的人时不时地交头接耳，九八郎就鞭打他们，催他们赶紧干活。

“我们这座山城乃是天险，胜过三千五千兵马，此战定会获胜！你们就别打小算盘了！”

九八郎单纯至极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他绞尽脑汁，盘算着眼下的这次战斗。

“长筱城灭亡之日就是德川氏灭亡之日。”家康的这句话，九八郎信以为真，不假思索就记在了心里。家康唯一的女儿龟姬就嫁到了这里，因此，他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援军一定会赶来。

如果到时候援军还没赶到，长筱城落得跟高天神城一样下场……不，即使如此，九八郎也毫不怨恨家康。他心里早就作好了准备。

如果真到了龟姬和自己一起与城池同归于尽之时，自己就微笑着死给她看。至少要让人们提起他时，说他决没有玷污父亲的英名。当然，在其背后起支柱作用的，实际上是他赢得了龟姬的爱情这场胜利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从此种意义上说，龟姬才是他在这座城里迎来的第一个敌人。

从一开始，龟姬就把九八郎视为猴子之类，对他极为鄙视。她终日不发一言。新婚之夜，她道：“今晚我肚子痛，想一个人待着。”不由分说，把九八郎从洞房赶了出去。

只要是一个有感情的人，都会气得浑身哆嗦。此时，九八郎简直像一头发疯的猛虎。他笑道：“龟姬，你讨厌我？”

“讨厌……我要说讨厌，你作何感想？”

“什么感想也没有。女子本来就是如此。不久之后，你自会明白。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“你父亲说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能干之人。所以，我认为你和你父亲截然不同。”说着，九八郎快步走了出去。